



南浦文集

中

共三

和  
1961  
2

百藏





和16  
1361  
2

南浦文集卷之中目錄



一 革翁號說

二 亨庵字說

三 祭一唯參公文

四 小女祭慈父抱節翁文

五 呈大明天使書

六 與大明奕吾子書

七 與蠻君書

八 答南蠻船主書

九 寄呂宋國船主書

一 德叟字說

二 惟孝字說

三 吊戰亡文

四 祭亡友義則公文

五 與大明商客

六 與大明福建軍門書

七 答蠻君書

八 答南蠻四國老書

九 答安南國書





九 答琉球國王書

九 答琉球國王書

九 答西來翁書

九 答中山王書

九 寄伊平左金吾書

九 答霧嶋本坊書

九 答兵部負外郎書

九 送公綱之關東書

九 贈藤菊敷類四公子書

九 答重饒公書

九 呈琉球國王書

九 答琉球國三司官書

九 答龍福禪翁書

九 答琉球國王書

九 與仙翁房書

九 答貞昌公書

九 呈太慈龍雲和尚書

九 錢別府舍人公行色書

九 與自休翁書

九 答白濱覺左公書

九 寄安養寺殿書

九 和友賢老詩序

九 贈小野某氏詩并序

九 悼熊岳茂公禪定門詩并序

九 謝人惠木山菖蒲詩并序

九 送達公禪師歸熊嶽舊梓詩并序

九 呈日秀上人三十三回忌法筵詩

九 勉學詩

九 再用前韻以呈法輪恭畏講師

九 乙卯五月霖雨之中在正興粉寺賦詩并序

九 呈佐鋪王子書

九 呈雲叔禪師詩并序

九 送雲叔禪師之內浦詩序

九 悼廣濟新際禪師詩

九 記野僧行李詩序

九 和天叟禪翁詩

九 乙卯五月霖雨之中在正興粉寺賦詩并序

九 乙卯五月霖雨之中在正興粉寺賦詩并序

九 乙卯五月霖雨之中在正興粉寺賦詩并序

九 乙卯五月霖雨之中在正興粉寺賦詩并序







無萬事之不應。然而心非有物。豈復假磨礱哉。但措於形氣。滯於聞見。其心之用。有時而昏。是故古之聖人。設為庠序。使為之師者。教之導之。去其塵昏。以復其初也。是謂之革。革變也。易有之曰。革已日。乃孚利貞。悔亡。蓋夫革之為卦。內文明而外和說。以此德而變其故。然而下愚者。未能遽信。故已日。然後人心信從。大亨而得其正。所革之事。無一而不當理。而所革之悔亡也。一有不正。則人皆不信。反有悔矣。程朱二公說之詳矣。係辭又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蓋有心於革。則非革之道。無心

於革者。革之至也。且夫天地之革。無心之革也。非革何以四時行。百物生哉。湯武亦然。若不革命。何以兆民安萬邦治哉。太玄經所謂。夫道有因有革。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因革乎。因革。國家之矩範也。孔子曰。殷因夏禮。所損益可知也。三代之禮。不因綱常之道。道不傳於世。若夫文章制度。若是不損益。道不行於世。損之益之。與時宜之者。無心於革者也。予今所取以副子之諱也。若能會得有因有革之義者。久而知其號之不虛設也。然則三代禮樂。再在緇衣之中矣。我佛祖雖生知之聖。竺土太仙。初為太子。汲水拾薪。



終啓大千界之昏蒙。曹溪大師初為行者。負石舂米。終立無一物之宗旨。鍊得其身形也。如此是亦非筆。而何乎。其勉焉。翁者耆老之稱也。庭堅號涪翁。務觀稱放翁。之比也。自今以往。子亦年弥高德。弥邵者。予之所規祝也。革翁之義。止於此矣。書以為說。

德叟字說

琉球國尚清主之曾孫大里按司其諱玄澤。在日本薩摩列之目。訪予於館娃官畔之寺者。匪翅一。日使一。价需立其號。固辭者再三。一价數敲門。請而不止。於是乎。不得已而書德叟二字。應焉。且復出南

楮以需說其義。予即正襟危坐而說曰。夫舉萬物而無不覆。博者天之德也。舉萬物而無不持。載者地之德也。寒暑迭運而不已。升沉代明而不息者。四時兩職之德也。是故生生不窮。百姓日用而不知。非其德之至者。何至於斯哉。豈特天地日月之有斯德乎。聖賢亦然。刪詩序易。以繼往聖。開來學。以為之功者。孔子之德也。貴王賤霸。以排異端。闢邪說。以為之辯者。孟夫子之德也。顏子。譬諸和氣慶雲。韓子。譬諸泰山北斗。其後學之推重其德也。若此。由是觀之。君子之進德。內可不積。忠信乎。忠信之彌於中。而彪於外。



者雖曰千百歲之後誰敢蔽之。按司今揭一帆於清風。回大旆於鄉閭。朝於國主。王廷終日。乾進德修業。憂民之憂。以道主於善樂。民之樂。以保國於安者。斯德之所致也。斯德也。得之於心。則可以通金石。冒水火。况於移風易俗乎。大哉德乎。按司其行道而自得之於心。莫驚於虛遠。而求焉。變者。長老之稱也。按司今事上使下之際。衣冠儼飾。德爵彌邵。而人之瞻望者。非長老而何。因併書以為說。

三 亨庵字說

中山王尚寧尊君之從弟勝蓮。按司諱曰慈泉。价入

見水雅號并其說其志之厚。不可峻拒。輒以亨庵稱焉。原夫天地之有萬物。物有一太極。太極之未分也。不分方所。不辯黑白。謂之鴻荒。當其二氣之始交也。物有勾萌。而其形未舒。謂之屯難。是物之未亨也。迨其經時月也。桃花吹其紅。梨花吐其白。是物之已亨也。且復松梓之懷其材者。已成。而各適其用。虎豹之含其章者。已顯。而各致其飾。是亦非亨之義。而何哉。其於人也亦然。昔賢者之遁避。而未遭遇也。其稼穡與釣漁之艱難。若將終身。一旦得其時。遇其君。則置其身於青雲之上。進退百官。勤勞王家。以極天下。



之滿亨天下之也。由是大顯其君揚名於後世然後  
大君有命開國承家為之諸侯為之卿大夫以為子  
孫長久之計矣。是亦非其德之大亨乎。今按司之於  
國主也。非不遭遇先是以國主之命獻和親之策  
遠航於日域薩列府而居於邸第者。三年于茲矣。今  
將歸中山想夫異時朝於國王之日必有寵遇之  
禮而晝自三接千里之外不俟人之言我預知之所  
謂亨者嘉之會也。其為侯為卿者按司之所素有也。  
未足以為榮焉。被德於生民以安國於萬世者是今  
按司之志而邦內之士庶亦以此望於公也。是德之

長亨也。我今說亨之義者止於此矣。若夫庵之一字  
茅舍也。取義於茅茨不剪之語。峻宇雕墻聖賢之所  
以深戒也。按司其思之書以為贈。



惟孝字說

琉球國國上按司寓止薩列者有年於茲矣。羽林尊  
君之於按司有待遇之恩顧者。匪翅一再乙卯之夏  
東關將軍再圍攝列大坂城其號令遙聞薩列即日  
尊君將起攝列於是按司感平日之恩顧也被髮異  
服以從其軍其勇氣之感入者可知也。丁出師之日  
就予求其諱與字不得已而書惟孝女忠居士之六



字以應其責矣。今也請說講與字之義。其請者不可  
 追也。說曰。夫人之為人。也以孝弟忠信為本。忠信彌  
 於內。孝弟彪於外。孝弟也者。和順也。人能有和順之  
 德。則不犯其上。不慢其下。大凡天下之怨。生於不和。  
 不和之患。常起於不順。內而不順於其親。則外而不  
 忠於其君。然則忠孝和順之德。豈可忽乎。忠也者。發  
 已自盡之謂。士而以此忠事其君。則常安其祿位。求  
 守其祭祀。孝也者。善事父母之謂。大抵為子之職。何  
 止一端。父母喜則辭色婉順。無所不至。父母怒則起  
 敬起孝。孝敬之外。豈容有他念乎。且復喜其壽。懼其

表愛甘之誠。自不能已。是故上自王公。下至卿大夫  
 士庶。孝敬之心。豈復容有「息忘乎。按司為國之公  
 卿。公卿之為孝敬者。所謂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  
 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其言之輕。而招辜其行之  
 輕。而招辱也。按司今有忠孝之德。不墜其門閥。不廢  
 其家聲。昨在日本。被髮者。隨倭俗也。今歸。球陽結髮  
 者。重主恩也。出入無時。處已接人。見其可否。與時宜  
 之者。非國上按司乎。我今以忠為諱。以孝為字者。誰  
 為之。虛設乎。書以為說。

五

祭一唯參公文

南浦文集



維文祿二年龍集昭陽太荒落九月朔壬子同八日  
已未 吾宗薩隅日三列太守一唯叅公大禪定門  
唱滅於高麗一邦越歷十餘日屍累萬里歸于薩列  
官府哀悼之餘世臣幸侃謹備伊蒲之淨饌致祭於  
靈筵其文曰

嗚呼哀哉

興亶父業 緝文王熙 外壯勇武 內含仁慈  
入遐荒地 遠航高麗 每舉松扇 三軍指麾  
威橫三國 名聞四夷 今年在蛇 哲人云萎  
吁君在日 多藝無遺 學孫吳法 嘆周孔表

十歲騎馬

下視胡兒

石弩射虎

前驅王師

三百六旬

半在仙堦

羯鼓聲高

衆樂猶罷

月迎良朋

花延舊知

自今以往

念茲在茲

嗚呼哀哉

多歲勛勞

誰不傷悲

東關西塞

穴不見治

南蠻北狄

恨來已遲

手提三尺

坐定漢基

氣鈍太阿

方薦越砥

有望諸葛

抗麟淒其

又嫌接輿

政化已而

不深斯道

何憂多岐

嗚呼哀哉

二十餘歲

一黍半炊

病床夢脆

時日過移



我辱家譜 人誰不知 遙遙華胃 綿綿葛藟

骨霧未霽 淚雨四垂 漣如泣血 奈此嗟咨

黃雲一燧 玄月一卮 靈光不昧 敢昭鑒之

嗚呼哀哉尚饗

吊戰亡文

大相國秀吉公武勇過人。聰明盡性。自壯歲有括囊四海并吞八荒之志。是故日域六十餘列。尺土無非其有。一民無非其臣矣。天正壬辰之春。征伐朝鮮。朝鮮八道悉屬我封疆。獨全羅一道革面而不心服。於是大相國令日域諸軍相攻築城守其藩籬。我薩

隅日三列士卒亦以其命守要害之處矣。夫以師旅之興以殺伐為事。不無傷財害人。死生存亡繫焉。可不慎乎。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其命不效。故除戎器戒不虞。以使衆士少不怠於防嚴。丁酉之秋。諸軍合兵再攻全羅道南原。伏尸者數千餘。使我軍斬首者四百二十餘級。是皆以相國之命也。戊戌之秋。大明率數十萬之兵來求和睦。日域諸軍亦相議以和我。泗川亦欲擇日而修會盟。小春之朔。大明兵偽攻我泗川。不得已。以戰當其兵。及既接也。棄甲曳兵而走。我軍士衆勝追亡逐北。伏尸八萬。流血漂鹵。我軍



中無亡矢遺鏃之費是天之所與而非人力之所能測也。大明諸軍矢竭弦絕終乞降於我。我獲其將第國科為質共載全師而歸。自壬辰至戊戌在朝鮮經寒暑者七。其間我士卒之死者不知幾百千。况朝鮮乎。嗚呼時耶命耶。人未可知。天地為愁草木妻悲。若吊祭不至精魂豈有依乎。不勝哀傷之至。循釋氏之法造立浮圖以吊自他之精靈。且復祭以卑詞云。天假援兵令吾解難提三尺劍坐定胡漢伏八萬尸不終一旦造立浮圖以起悲歎者他萬靈遍到彼岸

七 小女祭慈父抱節翁文

維慶長十二年歲次丁未十月辛酉朔二十八日戊子。我慈父龍岳真公居士僅罹微疾醫藥無驗俄爾唱無聲曲於私第矣。小女某遙傳訃音匍匐而至矣。越十月初七丙申効於釋門之葬法赴於閻維之靈場矣。不勝哀慟追慕之至。謹備菲薄之奠供。敢昭告於尊靈。其詞曰。嗚呼哀哉。本謂慈父壽考無疆。俄罹微恙。去歸何鄉。訃音忽至。匍匐奔忙。上仰有頂。碧落蒼蒼。下臨無地。黃泉茫茫。吞聲吞氣。隕淚淋浪。



承戒敬命

適業蚕桑

不問安否

不待藥湯

人有兄弟

惟我獨亡

斯夕何夕

遇此不祥

嗚呼哀哉

七十餘年

半熟黃梁

容貌如在

月滿屋梁

足音蹶然

風吹虛堂

慈父在日

氣有慨慷

運籌帷幄

睨視子房

決戰戈矛

眇觀魯陽

軍容輝電

節義吹霜

有河漢辯

不誇已長

有黼黻詞

將韜我光

高朋滿座

每引羣鶴

嗚呼哀哉

外存硬直

內含溫良

於其少時

勇名惟芳

迨其耆年

德望彌彰

恬澹寡慾

持守有常

湘茶小室

身世兩忘

吁我小童

欲從無方

擗踊哭泣

不勝悲傷

三巡芳茗

一炷寶香

靈其不昧

鑒我衷腸

嗚呼哀哉尚享

祭亡友義則公文

維慶長二十年乙卯三月朔丁未同二十五日辛未

前豫列刺史本鄉義則公不幸而示滅於寢室矣心

友謀不勝哀悼之至謹獻香華祭以卑詞詞曰

嗚呼公之為人內含剛直外重禮義其先播州赤松

氏之一族而事薩列元帥人皆稱其才以為不器惟



天付公以瑰奇俊偉之材胡為不付以令子令孫之嗣公之狷介不求聞達以進誦容公之勇氣不誇富貴以逞私智學道無倦其義理靡一而不明辨讀書無厭其終始靡一而不聞記若夫挽千鈞之強弩不屠李將軍之射於其石書八法之末字不異王右軍之按乎其萃是故常帶筆墨更手拾遂或入禪匠之室直舉話柄或窺儒關之奧親携經笥恭行於己已不伐德信於人人皆醉嗚呼我昔未逢公也吾徒之在門者無一助我者今自得一識於公公禪補闕漏使我老而曉事今公作方外之遊以釋形骸之累國

都之人識與不識聞其訃音以莫不嘆惜况於朋友之同志乎今我倚柱尋思耿耿不寐將謂盛化於異邦豈意埋玉於此地追之無及西望灑淚挽詞一章香烟一燧靈如有知鑒我誠至嗚呼哀哉尚饗

九 呈大明天使書

日本國薩摩列刺史藤原家久謹上書

大明國天使兩老大人鈞座下

伏以

天使奉詔命不憚萬里鯨波遠至於琉球小嶋我雖未接光霽望成德於千里之外矣先是華人慕國科在朝鮮與日本者三四年矣我恭敬



皇朝之餘遣船并差喜右衛門尉送還於中華之地  
未審國科勇健否迄今令人起此思矣今幸官船招  
喜右衛門尉忻甚忻甚想是兩地不通商船者三十  
餘年頗以為慊矣恭惟 天使兩老大人感我恭順  
之誠自今以往年年使 中華商船來於我薩摩列  
卓通財賄何幸如之然則皇恩德澤當永矢而弗  
矣謹此拜獻金屏二雙小篋三重二箇伏乞各各笑  
納臨楮不勝瞻戀仰祈 尊照不宣

十 與大明商客

大明泉列商客許麗寰留滯於我邦者一寒暑矣今

年艤舟於我又志清回於大明明年再渡之時不幸  
而舟雖至他列里使我一小吏至於其地子亦待吏  
之至以定器皿貨財之價其自利利子者全無毫釐  
之差是令子之志而我之所望亦在茲而已其盟之  
堅者金右膠漆物莫能間子其念之

與大明奕吾子書

大明國福建道泉列府安海人有奕吾者去歲隨商  
船而來于此地不幸而罹小疾醫藥雖無懈怠而不  
得其驗吁時耶命耶終蓋指矣有一人稱其弟者欲  
取奕吾貨物傍有一人云此是他姓人詐稱其弟或



曰真第未知其真贗可柰之何乎或不若令奕吾貨物藏於吾府庫裡待奕吾真子來矣先是辛亥歲安海人黃龍與適來此地是我相識也奕吾真子與黃龍與俱共同來令此貨物逐一與之不差毫釐真子亦勿疑吾言伏乞昭察

十一 與大明福建軍門書

琉球國主尚寧上書

大明國福建軍門老大人閣下  
恭審小邦去日本薩摩列者僅三百餘里以故三百年來以時獻不腆方物修其鄰好頃有不肖番夫縲

其貢期是故薩摩列進兵於小邦小邦荒墟者誠天之所命而我亦以無苞桑之戒也不幸而為其俘囚在薩摩列者三年矣列君家久公外好武勇內懷慈憫待我以待貴客之禮禮遇之厚者三年一心加之送還我於小邦於是吾民之歌於市林於野者茲非幸歟列君寄言於我其之言曰夫邦國在四方也有金玉者或不足乎錦繡有粟米者或不足乎器皿若有餘而不散不足而無聚民用不足而其貨亦腐惟坐而待腐不如通其有無各得其所矣日本非無金玉器皿其土宜質素而不及於中華之文質彬彬是



故使我參謀於兩國。一以使日本商船許以容之大  
明邊地。二以使大明商船來我小邦。交相貿易。三以  
使遣使年年通其貨之有無者。匪翅富兩國人民。  
大明亦無為倭寇嚴備兵衛矣。三者若無許之。今日  
本西海道九國數萬之軍。進寇於大明。大明數十列  
之鄰於日本者。必有近憂矣。是皆日本太樹將軍之  
意。而列君所以欲通兩國之志者也。三平伏冀  
軍門老大人於斯三者許一於此。我小邦大沐大明  
之德化。且遂日本之夙志。是亦天朝恤遠字小之  
仁心也。若然則未守藩職。無生貳心。退方嚮化之念。

沒世不忘也。伏楮伸鄙忱。仰祈 尊焰不宣。

與蠻君書

日本國薩摩列刺史藤原義弘謹復書于  
呂宋國主郎敝洛黎勝君迎足下  
周易曰。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  
退。各得其所。聖人之言。百世豈可廢哉。我聞呂宋之  
為地。國富民豐。而南南北賈。往還如織。亦繁華之  
地哉。我日本與貴國。遙雖隔大洋。仰光華於千里之  
外。是亦山厨羅明教院巴禮之所能知也。前年憑伏  
巴禮。求貴國商船載貨來。而富我國家。非翅欲富國



家若其迂貨之有無國家人民各得其所。聯遠之交亦豈有離戴哉。夫王之為美也。韞匱而藏之。則不為天下之用。海貨蠻珍。無不皆然。不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則其用不均。而其貨亦終是腐而已。伏乞足下圖之。去歲所發之一雙船。大洋波穩。而着我一嶋繫纜者。有日矣。非不思患而豫防之。逆風俄起。折樹木揚砂石。吁。時乎命乎。船忽破矣。我不忍見之。新造一船。順風揚帆。令商客歸焉。惟願足下憐我愚誠。來歲薰風自南之節。使一船載貨來貿易。所須各得如意。若然則我國山川草木亦蒙其光彩。况國家人民乎。伏

冀照亮不

十四 答蠻君書

日本國薩摩列。刺史藤原義弘謹復書于

呂宋國巴禮王揭須微釋。褒郎輝來。綿倪黎明勝蜜。換氏。政此仰慕。忽辱雲翰。展玩再回。宛然如拜。貴面於千里之外。甚幸甚幸。茲者山厨羅明教院巴禮。止息於陋邦者有年於此矣。我觀其為人也。智慧過人。風標拔俗。是故我敬信焉。一諾之信。終始豈有渝乎。恐是陋邦僻地。難久處約。念茲在茲耳。吾子朝國王之日。其亦以是語之。去歲一船大洋不揚風波。



着我陋邦不幸而狂風怒濤搖動坤軸。船亦為之飄蕩。我不忍視之。新造一船。以為船容歸國之計矣。伏願自今以往。歲歲使一船載貨來而貿易。是亦兩地聯遠之交。豈復有絕期乎。又蒙送來緞子一端。烏陀羅羅一卷。拜而受之。愧無酬厚意。今也臨紙惘然。伏乞。照亮是祈。

十五 答南蠻船主書

去歲拜別之後。不問安否。非敢怠之。海雲萬里。便不的也。不意賜一書信。匪翅拜視。吾子之書信。國司四老亦辱賜。數行書音。蠻字件件重譯。以頗解

其理。未敢不為慊矣。去春我國商船將赴安南。大洋遇風。播傾。檣摧。幸而到於廣東之地。辱蒙蠻君之深恩。修檣與織。前月回於我日本肥列。五嶋。雖未回我列。舟人無恙。是亦出於蠻君之仁心。且復有絲緞之賜。何以謝之。即憑伏。吾子。以呈報書於四老。吾子其詳說之。自今以往。若有求於我者。使通事者報之。我亦有來於貴邦者。他自使一价以告之。貴邦安泰。陋邦亦無事。珍重不宣。

十六 答南蠻四國老書

胡越天涯。未通音書。不意芳信。數行。蠻字。不知其旨。



趣如何。使人重譯以漸解其理者。十而一二。其八九未能解之。是故無由詳謝之。去春我國商船將赴安南路。遇黑風。飄墮於廣東之邊地。幸蒙

國司四

老之深恩。舟人無恙。前月回日本。肥列五嶋。是亦國司仁心之所及也。及聞貴邦上下各得其所。我國亦士農工商之四民不闕其。貴邦商客之所得而能知之也。今也雖欲諄諄然說之。夷語難酬。伏乞亮察。

十七 寄呂宋國船主書

一別之後。已閱三霜。思慕之心。未嘗頃刻有忘之也。

先年吾子在我一嶋之日。俄有狂風而破其船。災厄之所及。非人之所可得而測也。豈可遯乎。所送之一船。大洋無事。達於貴國。甚慰所望。不勝忻拊。去秋使一船主復來於我。陋邦想是舊盟不渝者乎。且復一封之書。我雖未解貴國文字。開緘頗覺其情之厚。忻幸。忻幸。我聞商之為言。商也。商其遠近通四方之物。以聚之。伏希吾子使貴國商船。年年商陋邦之所無。通貴國之所有者。何幸如之。我之所求在茲而已。巴禮道休康健。人之仰其德者。風行草偃。吾子其察之。今吾子并婦人所投贈者。皆難得之貨也。一一拜受。



南瀛文集  
卷之五  
十  
焉。我今呈吾子。以金屏風一雙。寄婦人。以酒肴之一器。雖不腆之物。物以遠至。為珍。伏乞併以笑納。恐懼不宣。

答安南國書

日本國薩隅日三列太守藤氏家久復書于安南布政列右奇副將北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華郡公。我聞貴國土宜土風。而仰慕者年尚矣。今辱雲翰。展玩再回。宛然如拜貴面於千里之外。幸甚幸甚。伏蒙珍貺。却之不恭。件件領焉。我國未嘗一有之。誠不意之芳慧也。且復有都元帥總國政尚文

平安王之命。而欲遠好交鄰。兩地雖隔萬里。滄溟交信之約。豈有渝乎。伏願自今以往。歲歲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則兩國所須。各得其所。是亦兩地聯遠之交。豈復有絕期乎。今也使船主洪玉山。夥長郭慧田。二人。艤一隻船。裝載方物。且贈以戎衣。捨領長劍。拾枝弓。較各拾具。疏黃壹萬斤。所愧少些。之儀聊伸。通問之忱。伏惟笑留。

答琉球國王書

遣國使之次。書音及。予予今隱遁久。不于國家之事。貴國之所。得而知也。豈受書音。并珍貺乎。欲固辭之。



則傳書者數臨門以請納之。濫受之則不當於理。終辭之則似違於禮。無奈之何。強而拜受書信者也。羽林次將忠恒知國者。殆乎十餘年矣。自今以往。書音無絕。永不爽舊約者。予之幸也。他後書音。縱及予之隱。靡終辭焉。况珍贖乎。伏乞思之。餘無可言者。不宣。

呈琉球國王書

貴國之去我薩列者。二百餘里。其西嶋東嶼之相近者。僅不過三十餘里。以故時時有聘問聘禮。以修其鄰好者。其例舊矣。就中我宗子之嗣而立。則畫青雀黃龍於其舟。以使紫其衣者。黃其中者二人。為其遣

使。篋厥玄黃來。而結髻於右髻之上者。奏衆樂於庭際。蓋致嗣子之賀儀也。今也遣崇元寺長。宜謨里主。載其方物來。以賀我家父之嗣而立。又攀舊例也。我今寄言於國君。勿以我之言厭之。日本六十餘列有源氏一將軍。以不猛之威。發其彌令。尺土無不獻其方物者。一民無不歸其幕下者。是故東西諸侯。莫不有朝覲之禮。我今雖去鹿府之任。每歲使親族之在左右者。行以致其聘禮。况家父為國之宗主。豈不述年年之職乎。貴國亦致聘禮於我將軍者。豈復在人之後哉。先是我以此事告於三司官者。數矣。未聞有



其聘禮是亦非三司官懈於內者乎。今歲不聘，明年亦懈者，欲不危而可得乎哉？且復貴國之地，鄰于中華，中華與日本不通商船者三十餘年于今矣。我將軍憂之之餘，欲使家父與貴國相談，而年年來商船於貴國，而大明與日本商賈通貨財之有無，若然則匪翅富於吾邦，貴國亦人人其富潤屋，而民亦歌於市，於野豈復非太平之象哉？我將軍之志在茲矣。是故家父使小官二人告之於三司官，三司官不可將軍若有問之，則家父可如之何哉？是我夙夜念茲而不措者也。古者善計國計家者，雖大事小者有隨

時之宜而為之者，况復小之事大者，豈為之背於其理哉？其存焉與其亡焉，共在國君之舉而已。伏乞圖之。

答琉球國王書

別來忽忽，換一寒暑，徒竭遠望而已。多歉多歉，恭聞錦旋之後，匪啻安一國公族，至於鳴嶼小民，各得其所矣。寔雖為天幸，惟我家父公德化之所及也。祇今圓覺東堂為正遣使，遙渡大洋，一封書音，數箇珍贖，逐一所拜受也。自今以往，國泰民安，長久之計，貽厥孫謀者，在尚寧王之存誠矣。誓勿忘在莒之時可。



也。恐懼不宣。

答琉球國三司官書

辱惠華翰。盥手漱口。焚香薰誦。宛然如侍於諸大夫。釣座之右。榮幸榮幸。今也。圓覺因翁和尚為專對使。遙渡海潮。詳說龍馭回國之後。上下欣抃。若予之輩。亦雀躍於千里之外矣。薩府無事。因翁之所得而能知也。聚仙香二百枝。謹以拜領。不圖國香滿我破納。是荷深恩。伏惟尊照。不宣頓首。

答西來翁書

一別之後。日月如梭。不覺已阻一歲矣。恭聞國主見

回鳳車之後。上自公卿大夫。下至於士農工賈。如大

早之望雲霓。而得雨之賜矣。千里之外。如有見之。今

也。禪翁惠來茶經全篇。落手遂多年。夙志者不勝

欣躍。老眼雖翳。讀之者再也三也。其中可者學之。悉

雖不解其義。我意已足。何求之於外哉。所恨者與翁

不共講之。而翁之詳聞說茶事。頗以為慊矣。薩府昇

平想是。因翁和尚諄諄說之。不待予筆舌。而審焉東

以閱之。苦茗一壺。伏乞笑留。毋鄙頓首再拜。

答龍福禪翁書

去歲兩領手書。雖未拜頰。開緘宛如接光霽矣。榮幸



榮幸。手書之中。有駢儷之文。有妙絕之句。不覺令人  
坐風雅之域。予素不辭詩。不會禪。况於駢儷乎。欲報  
之以木瓜。而公先得驪龍領下之珠。予假令雖欲報  
之。而鱗甲而已。是故卷而懷之而已。去秋西來。禪翁  
錦旋之時。欲呈一報書。而不果矣。怠慢之罪。無處逃  
之。伏惟翁年富德邵。昇於輦寺。絕頂者。可計日而俟  
也。國主見回鸞輿於貴國。想是匪翅人民之幸。而叢  
社中之幸也。此地五岳流古。叢逐日凋零。是亦翁之  
所推而知也。恐懼再拜。

答中山王書

今春賀詞千祥萬吉。如示諭京畿于戈出于不意無  
幾而東西太平。上下歡抃。珍重珍重。我少將家久公  
遣使於貴國。擇定嗣王。嗣王分定者。國家長久之計  
也。自古嗣王不定。則國有覬覦者。若然則其憂在社  
席之間矣。早使親族之有才者。嗣其祿位。則佞巧之  
徒。豈有亂國者乎。伏願擇師傅之知古今者。置之嗣  
王。左右教以成敗。示以節儉。古云。愛子教以義方。忠  
孝恭儉。義方之謂。若嗣王能解義方之理。能致忠孝  
於太上。能行恭儉於國家。又能知成敗於未然之時。  
與我薩府府君。永不失親睦之心。豈非貴國太平之



基乎太上儲主同能知之所贈之赤氈二片蕉布十  
端酒壘一箇拜而受之不勝感荷不宣

**光** 答琉球國王書

名護為遣使上國審聞國王之操履輕安甚以為  
快矣且復去歲小春初六華翰至於今歲暮春之初  
落予手矣即開緘拜閱者再三宛如拜尊顏特闕春  
温之笑語耳貴國政事無小無大因革之損益之  
而隨時之宜是皆長久無事之基也至幸至幸國  
上鄉為參謀造赴中華之地未審福建布政司有  
一顧否念茲在茲想是國王温和之氣誰

敢色厲乎兩國之和睦可計日而待也倭國東西無  
事人民之所盤礴也今復件件珍贖一一拜受餘借  
名護三寸者也尊照不宣

**光** 寄伊平左金吾書

傳承與列殿下去春將有朝覲之禮閣下雖不當  
供奉之職進務其職想是閣下之進者思盡其忠者  
異乎他人之進而患得之者矣人之所欲服在茲者  
乎若予之輩徒瞻望咨嗟而已閣下又任國老之事  
道民以德齊民以禮雖曰一人之走卒未嘗濫其刑  
刑鞭蒲腐者閣下之利澤施於人者也佩玉蘭香者



閣下之名聲昭于時者也其遇知於殿下者雖起于諸士諸士亦信之無異辭者國家所得而能同也非同志者所得而私也今也遠途無恙歸于貴館予即日雖可候於其門立秋以來日日一兩回頭痛目眩以故因循于今非敢怠也憐察憐察餘事尚在面拜之時恐懼不宜頓首

光八 與仙岳房書

去歲所惠之一翰再三閱之我雖未能解文字頗知子之文辭至於其極矣珍重珍重子今生大法下表之時學真言最上之教我聞之也知而學焉聖人也

學而知焉衆士也聖人猶由於學而況衆士乎我雖未知子之才人僉謂之以為自然智然則大出於衆士之上者乎出於衆士之上以勉其學者必至於毘盧頂上之關也不亦難矣今我年踰於子者五十餘是故寄言於子其久屈不屈何以伸其身乎子不聞古人之言乎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他日以子為迷途之指南為教門之木鐸者必矣白銀十兩聊補空簡而已不宜

光九 答霧嶋本坊書

一翰落手再三圭復頗似拜顏者也如來論今春互



未投短牘雖不能忘之於懷而公私忽忽因循而至於今日非敢後也枉賜怒省元亨釋書如示曉即付此一价予今日染塵事且復老眼朦朧不能檢書足下若見檢之者三十日之外復加三十日非予言之偽也次倭扇五柄拜受淺暑在近扇仁風於三五里之外者幸之幸也餘期後昔恐恐惶惶頭頭不宜

三十一 答貞昌公書

十月十一日辱賜一封三薰三誦恰如坐閣下之席而親聞塵談何其使人意快者若此甚哉前自呈愚書惠書之一件恹閣下之意否珍珍重重閣下平生

德高志厚者山野之輩何敢及之仰之彌廣遠而彌未由也已今於文辭亦然其才之高其筆之健非凡人之所得而可企及也予頃見中初寒而有咳嗽之病以故深閉戶以徒坐卧耳只有一二之鄉友則林間煮茶燒紅葉之外無他工夫憐察憐察今拜視手書珍戴之餘呼禿毫以呈報章者也皇恐不宣

三十二 答兵部自外郎書

忽拜真帖開緘薰誦字字有驚蛇之勢句句有太雅之風何其公之辭翰併以至於斯極哉凡之先見狂高駕於陋居打半日之閑話者實希有之一會也



所恨者春寒太嚴而花未紅柳未綠無一詩與今也  
 寺前白櫻纒着其花其亦不幸而不開於來訪之時  
 無公之題一詩今亦不幸而開於來訪之後無客之  
 停亦車匪翅世情之有其不幸花亦有不幸公之  
 深勞官事雖為國家其亦文花之不幸也所寄河豚  
 之一簡予亦圭復文辭高邁不愧於古不覺消遣世  
 慮矣河豚頗雖嘗學未有朋友講習有其才而未成  
 者也自今以往日日若覆一簣者其為山也亦不難  
 矣獨屈其身而未登官門者以無其媒也今幸得  
 知於閣下用之與舍之在公之薦舉而已不宣頓首

再拜

呈太慈龍雲和尚書

奉違道貌歲曆幾新巖瞻斗仰靡日能忘想是兩地  
 之相去雖一日之程如萬里之隔深羨不敵禪扉常  
 聆霏談頗以為遺憾耳前年以覺府之貴命遠奉使  
 於琉球國千里之滄海洪波之險路法旆無恙歸於  
 我朝匪翅道貌之太幸國家之太幸也即欲詣猊座  
 以抒賀儀奚奴力倦蹇驢脚疲以故企而止之憐察  
 憐察縷縷非楮筆之所能罄也意緒萬般付於一僧  
 之三寸維時新暑炎熱為道自畜珍重不宣



册三 送公綱之關東書

藤崎氏公綱學於吾門者三五年矣頃有君命將有東關之行發軔之前問予以處旅之道予答之曰旅之六二有之曰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蓋六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故聖人以此三者象言之若失柔順中正則三者闕矣旅之時若闕其一則其用不足公今於此三者皆備則途中受用無不足矣公愕然曰我無其資無其童僕貞無此二者其次亦何有就乎其色悚然予曰勿憂坐吾語子旅非常居若可苟者然而旅困之時止而不麗於明何以

濟旅之困乎止也者至善而不迂之謂至於至善能麗其明其亨者豈復小乎中書公今承君之命聘問於駿武二列公為其副使矣想是至於駿武官府之日行其亨禮用其庭實達君之情而有容色之和非柔中之德而何此去東關千餘里置郵之路山川之險有其步涉之艱者幾多少乎於斯之時所謂柔順中正之德拳拳服膺而操存省察者何憂無其資乎何憂無童僕貞乎書以為贈子其勉旃

册四 錢別府舍人公行色書

文宣王曰事君能致其身至哉言也蓋臣之事君矣



致其身而弗顧事事在極其誠而已。然而委致其身者自古為難。况於極其誠者乎。別府有一舍人景親公者。自垂髫之時待。羽林尊君巾瓶。未嘗一日離其膝下。漸及將壯。從尊君於朝鮮者。閱六七之寒。暄何止於此。謹蒙嚴命。遠航於琉球。施政令於鳴岐。諸臣之勤勞於內外者。莫公若者。是故一日不安其身於私第。先其事而後其食。可謂知臣子無愛身自佚之理矣。去歲之冬。東關一將軍有事於攝列木坂城於此時也。尊君率一萬餘兵之軍將赴攝列木公司供奉之職。軍艦漸將至於中列之地。攝列有和

睦而解十重之圍。於是東北數十萬之軍一時悉散而歸於我國。我尊君亦回旌於我國。於是之時公使於東關不辱。君命漸至。是歲初夏歸家。其座未穩。其席未暖。又東關之軍圍大坂城。公慨然隨尊君之行。所謂事君能致其身者。斯公之謂乎。公有一小子隨予學焉。小子之為人頗敏而穎利。公無晝無夜着進學之鞭。小子亦恐慈父之命也。孜孜不怠。吁小子可畏焉。知壯歲之時不知我之今日。祝祝。今我老矣。脚力甚疲。不得縮柳於河邊。漫呈短牘於軍幕之下。云恐懼再拜。



贈藤菊敷類四公子書

大龍玄昌謹上書於四公子軍幕之下。素聞晤語尤少。睽離尤多者。世上之常。而人情之所不免者也。何其志之難遂者。若斯太甚乎哉。去歲之冬。東關將軍有事於北京。不幾而有和親之策。而國家太平。東西諸列莫不欣然矣。若予之輩。不辨東西之有恩讎。不拘南北之分貧富。若得檀度之賜。則朝勝午飯。未嘗一日不養吾老矣。自是之外。絕無它望。若有入之訪。懶庵則倒衣迎接。以打半日之閑話。頗抒胸宇之鬱鬱。既而客去。則檢古書之記興廢存

亡者。或歌嘯之。或嘆傷之。於其志倦。則獨扶瘦杖。躊躇於池邊。以觀小魚之洋洋焉。樂逍遙之遊。遊目於外。忘懷於內。不亦樂乎。雖然。門有利啄。則無出而誰何之者。雖有六七之童子。無點一碗之茶者。雖有一二之奚奴。無擔一束之薪者。惟無晝夜隨於我之側者。有黑猫之鳴。其喉搖其尾者。耳其天運之如此。我豈敢可遷之乎。予在薩之國都者。三五年矣。荷國君之深恩之外。得一識者。藤氏。久好公。與菊氏。重饒公。敷根氏。言類公。類娃氏。久政公也。此四君者。薩府官家之公族。而義直禮厚者也。學孔孟之書。本程朱之



義大異乎記誦訓詁之士習於漢魏腐儒之弊者矣  
今也北京再亂以故我羽林尊君促裝軍艦以卜  
端午之前自以為出師之時矣嗟我老矣起居不自  
由欲行而送四君之軍馬則藜杖帶瘦草鞋折我思  
而止之而已雖無一言之贈然記此一行之贅言以  
贈焉且夫言之與行者四君之所素能也若措予一  
言匪啻其言之玷而已人以為賸語矣不若惟說予  
之行李以告四君子之為愈也惟願早回大施措我  
國家於泰山之安者農夫商賈之所歡之抃之而今  
此老夫亦所仰而望之也昌恐懼再拜

與自休翁書

日之昨有自休翁之嘉招陪於其席者野僧六七輩  
也座有一高客姓洋而徐氏一公者本是江州一英  
豪也迂居薩列者殆乎五六年矣慕盧玉川自稱山  
人而頭戴紗帽効杜伯叔獨學孤僧而身着縑衣加  
之對客則揮玉麈以打清談醫人則繕藥錄以鳴妙  
術其為人可知也自休翁亦本備之前列一勇士也  
事於列之納言公者年尚矣先是東濃一亂之後梯  
山航海遙來於海西薩列列君能知翁之直方也處  
之庖厨令之主盛膳之職是故切肉以方為度切葱



以寸為度其烹調生熟交中其節所謂不失飪者也其魚肉之腥者聶而切之所謂不厭細者也夫道也者一而已能得其一則百家衆技推之無不皆然士而勤於鼎俎者亦其時之所令然也曩昔伊尹勤於鼎俎能令五味和之後事殷湯以能和天下億兆後世語之和羹手翁他日令國家人民和之豈終身於鼎俎乎且焉翁手盛膳珍肴以供坐客坐客亦變色而作矣且復內法之醇酎一宿之酤酒不解飲者亦莫不既其醉矣去歲以來東關官軍與津陽大坂城不幸而有矛楯之隙是歲夏五初七有倒戈之徒令

一炬焚五層崇臺於是金殿玉樓一時焦土矣嗚呼時耶命耶城亦陷矣上自國都下至率土之濱聞者悉嘆惜焉翁語坐客曰我夫妻三族之在津陽者匪啻一人去此津陽三百餘里三族之在大坂城者其存其沒我今未知我夫妻悲傷之餘寢寐若有見之而已坐客聞之無不濕衣襟者予告翁曰夫士之為道見危授命則致忠於我君若幸而免則致孝於我親忠孝俱全者士之道也死生有命又何傷乎自古生與義不可得兼死生常事惟安於義而已令妻亦為士者之子安義於此何傷悲之有於是夫妻攬涕



謝曰善哉子之言我夫妻聞子之說義之所在與命之難遣便止其啼者子之賜也既而夕陽在山坐客俱共歸矣翌早書此一併以寄之且謝優賓之厚意者也惶恐再拜



答重饒公書

六月一日所賜之書簡即自以拜閱珍戴珍戴吾子近頃不幸而有叔母之喪哀痛慘怛之戚不以為戚其心非有誠者豈能如此乎衰麻哭踊之節不以為解其志非不厚者豈能如此乎然則吾子之生事死葬之間存其典刑者可謂當矣古人鄰喪里殯絕無

相杵與巷歌之聲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因此觀之古人之哀人之有喪者如已有之况於父子骨肉之親乎原夫生事葬祭人事之所終始人人可不謹之乎是故祭祀者以存誠為其要矣齊明盛服出于非常其祭也如神明之在其上在其左在其右於是不謹何處謹之乎大凡人於世有耳目鼻口之欲與神明之盛德相接者匪翹齊戒沐浴不洗其心何以與神明相接乎是故古人七日戒三日齋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聖人之為制以可思慮其先後也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蓋取自新而丁寧反覆也是



亦我心之自然。而豈復有強而假於外者乎。其誠之至者。何其大甚哉。爰有一宗廟兩華表。其昭與穆。明明焉。歷歷焉。上下人民之所歸仰。而致齊於內外者。六十日矣。人之致謹於此者。不言而可知也。太祝有制云。一鄉之人有居喪者。為汚神殿。使之去。赴異鄉。而不置之於私第者。六十日矣。其有喪者之宅。深鎖門戶。甚絕人之往還。交友之有親者。亦不得行而訪之時。君之有用者。亦不得命。而使之有人之偶。遇于塗者。亦反其目。而無一揖之禮矣。加之。或有人一朝之怒。忘其身。而少傷其身體者。令其人多出貨財。

為修禊事。以如虎之攻其外。而無敢當者矣。太祝之假其神威者。不可勝言也。人無誣之者矣。公今去私第。坐一磯頭者。十有餘日。蓋隨守廟者之言也。嚮之所謂七日戒。三日齋者。群聖之所制。為時中乎。為不足乎。今也以六十日為制者。太祝之事。為時中乎。為有餘乎。鄙野之徒。何敢解之。想夫期六十日者。猶可也。使其有喪者。遠去其私第者。出何典記乎。孔夫子見齊衰者。雖少必立者。良其有喪也。吁。太祝亦人之子也。何不良有喪者。而使之出其私第乎。吾字之深。懼太祝之言。且復以為不知其制之當理與否者。人



以不為怪矣。維時溽暑困人。不呈答書者三日。予懶  
懶之罪。伏乞。吾子宥之。恐皇再拜。

**跋**

答白濱覺左公書

今月初九。書音隔一疇夕。落予之手。開緘。宛爾如相  
對。而打閑話。欣悵無量。足下從主君於東京。奉承  
左右者。日久。其勞不言而可知也。漸而其任已解。前  
月歸家。未拜貴面者。頗以為歉矣。去歲以還。津陽之  
攻戰。日。日。不。已。足。下。遠。凌。千。里。視。一。城。之。為。空。原。野。  
納。不。移。一。步。知。九。街。之。為。丘。墟。足。下。之。行。而。視。之。傷  
其。目。與。野。納。之。坐。而。聞。之。傷。其。心。有。感。慨。之。淺。深。者。

為何如哉。想是一將之功成者。一邑之所以為樂也。  
萬人之骨枯者。四方之所以為憂也。其為父子親戚  
者。悲哀之情。又為何如哉。况復百姓之有兄弟妻孥  
者。人人糜爛。其身無一不離散者乎。悲夫。疲於徭役  
者。頻年不巳。迺送之夫。突出之兵。相繼於海陸。勞弊  
尤甚。可勝言乎。因茲百姓不耕不耘。後年豈有穀麥  
之豐稔者乎。嗚呼。前朝積年土木之功。工匠之力。為  
五層之崇臺。而為入觀仰者。可憐一時為荻灰矣。何  
哉。世之治亂。如手之翻覆。而國家之土民。各不安其  
分。朝真暮偽。甚至於斯。極哉。若野納之輩。滄海之一



粟而林間之尺鷃也。若非蒙主君恩意之深者，何至於今日乎？是皆足下之所首視而不知之也。今也首座碩公將見，老君的便難默。雖賊後之号，強呼禿筆呈答書者也。頓首再拜。

**卅九**

寄安養寺殿書

十月月既望，昌再拜。白貧賤之士，不得近於官府。官府亦不容貧賤之士，非特今之世為然，自古皆然。是故李太白之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一識之貴於人也。如此，東漢之末，有校尉李膺者，檀入群之譽，天下翕然宗之。士亦榮其接遇也。名為

登龍門。又有都護李平者，鄉黨之人，以其難近，為腹中有鱗，申何其振貴勢，有聲譽之過其度哉。由是觀之，貧賤之士，得官府之門而入者，或寡矣。爰有一士，之稱氏一公者，本江列官家安養寺殿也。其為人，也高標拔俗，志操出群，不幸而以事遷居於薩列者，殆乎五六年矣。山僧野老之一，窺公門戶者，其心雖若登龍門，觸鱗申，然而公之心，頗有一團之和氣，每容接人，而不復顯貴勢。終日清談，不使人厭之。若公之量人，無窺測其涯涘者，與夫局量褊淺，而擇而容人，擇而執交者，相去遠矣。今公不仕而趣者，非亂大倫。



有讒佞者周旋於主君之側弊主君之明而妄妨忠  
良之士竟不知禍之及其身也於斯之時若公之忠  
良亦不得置身於主君之朝獨潔其身者無足怪矣  
今也結三閭茅舍半升鐺內自烹松風任心去留忘  
懷得失不知理亂之在其國不于刑賞之由其人見  
花之苗而秀秀而實則知人之有窮達見月之彎而  
圓圓而缺則悟世之有盛衰不以久暫貳其心不以  
進退異其志雖窮居野處未嘗一日忘吾君也所謂  
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者也昔者韓文公之刺史於  
潮列之日遠地無可與語者召一老僧號天顛者留

十數日與之語實能外其形骸不幾而徵起選拜京  
兆尹再為吏部郎中何終身於遠地哉蘇玉堂之坐  
貶於黃列之時幅巾芒履與田父野老相從溪澗之  
間築室自號東坡居士後除翰林學士豈復終其身  
於迂謫哉今公之毀於讒夫者如日月之食焉何損  
於明必歸其國復其位者可計日而待也予生於邊  
塞之地長於陋巷之裏壯年之時猶不知人我今老  
矣無能為也所謂世之賸人也公之於予幸有恩顧  
而蒙嘉招者匪翅一日今年秋冬之交予不幸而就  
於病床者一兩月矣公辱訪予之病者不知其幾回



矣頃拜賜湯藥之有却老方者一畏即服之則口吻  
 已潤宿病頓痊覺老之漸却而膚之復初加之拜  
 蘇列書後賜之玉質而金色者三百顆自剖之則有  
 香霧之撲口鼻而止我之渴者欣榮欣榮予雖不能  
 文辭書公之仕止之在天者以寄皇之所愧者眇小  
 者之所習安知丈夫之所為哉昌恐懼再拜

四十一 呈佐鋪王子書

晨辱賜嘉招於茶室恐幸之甚山何敢高恩意之  
 深海猶為淺加焉親扛茶昇於中挾獸炭使吾脫塵  
 污櫛裡點龍團令人破孤悶何幸加之宅後企跬步

於高門之下。據謝詞於使令之前者必矣。不宜再拜

四十二 和友賢老詩序

孟軻曰。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誠哉斯言也。環溪老先生。生於中華文物之國。遊  
 於東魯德義之門。深目於五經六籍。濡耳於諸史百  
 家。惜乎功成而名未遂之時。不幸為賊徒所劫奪。遙  
 來于日域之邊地。流落民間者有年矣。天之未喪斯  
 文也。吾府君義弘公。擢先生於民間。置諸左右。講  
 武之暇。使先生講道義。是知惟天窮餓其身。思愁心  
 腸。而欲使斯道播於異域乎。公暇之日。先生留心於



著述觸事興懷言詩為文者無一句一語不驚入者  
是皆出於自然者也非世之學詩文者剽掠潛竊為  
工者之比也近來入洛居止者三年于此矣公卿大  
夫之學易學詩者從先生師焉是故洛之以文藝鳴  
世者無一人當其鋒者於是聲價豈止十倍哉所謂  
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其斯之謂乎昔日先生與  
予老師一翁講支許之交者年久矣於是時也予侍  
老師之中獲得一識於先生者非一日之雅矣嗚呼  
老師今也則亡雖然以父之執志葭玉之誚締金蘭  
之契者不為薄矣先生不以予之不敏欲推而使赴

孔孟之域濛洛之流何其誘我之過其度哉予素雖  
有志於斯道未曾窺其門况堂奧乎愧赧愧赧一日  
賦五言律一章且為之序以惠予予自得斯詩手之  
無措口之不輟舒而又卷卷而又舒非啻三復之何  
賜加之哉予雖不知所以裁之豈敢可默乃攀高韻  
以求是正之筆云

米納惟幸

駑駘慚性鈍無日出權奇我又廢詩學公今有羽儀  
經書猶滿腹德義每觀願漸覺老將至逢人嘆暮遲



呈雲叔禪師詩并序



夫大般若波羅蜜經者大乘之正教。而融通淘汰之所說也。李唐之盛。有法師玄奘者。幼懷貞敏。立志夷簡。憂中華之遍不行佛教。欲尋印度之真文。是故造上崑山。遠涉恒河。十有七年之間。經多少之難。而得半滿之教者。亡慮六百五十七部。備通釋典。以利物為心矣。貞觀十九年。奉太宗文皇帝勅。於弘福寺翻梵語為唐言。所謂如翻錦繡。背面俱華者乎。吁。玄奘何人哉。超六塵之境。會一乘之旨。隨機化物。使世之如聾如啞者。化之。各得其所者。皆法師之力也。况復以時配般若。則日照平地。人無不被其光者。般若之

放光與法師之利物。其揆一也。豈有二致乎。太宗曰。玄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斯言以盡矣。我日本神列而崇佛教者。不減中華。以故雖諸列之編地。以不被般若之光。而為陋矣。隅列有寺名正興。其位屬輦下之列剎。山名靈鷲者。以似印度之鷲峰也。星河一天。易地皆然者乎。先是不幸。而再罹災。災般若亦灰燼矣。是可忍也。是歲慶長己亥之秋九月。伴山雲叔禪師喜捨資財。以求六百卷之聖教。寄附于靈山。自今以往。晨鐘夕梵。勤而不已。復宗猷之舊。修葺社之規者。誰可不謂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乎哉。然則人



皆指禪師而議之曰亦有玄辨利物之志者也祝祝  
予幸陪此法席歆羨有餘賦野偈一章以奉致其賀  
云  
釋典金文世不常見多字古幾千霜時哉天亦呈嘉  
瑞無現曇華般若黃

贈小野某氏詩并序

孔夫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晦翁解之曰  
學者求其在我者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是聖賢之  
所以論君子而中行之士亦多有不及之者况於予  
乎予之為性不敏而無一藝之取其名無一才之養

其生是故雖扣富兒之門隨肥馬之塵無一人而知  
名者吁四十而無聞林慚澗愧豈可遜乎雖然徇名  
徼利者我不為之焉予熟視世人得一官誇利名者  
得其主恩則乘肥馬衣輕裘悻悻之色溢于面矣一  
且失主恩則衣敝緼袍無一蹇驢代步趨之難何其  
榮衰之早哉吾非惡利名避其榮愛其衰是有命焉  
不可幸而致也不知與不遇亦在天豈可得而遜乎  
若夫富貴福澤人之所好也貧賤患難人之所惡也  
所惡非可去所好非可處是亦在天者乎予僑居于  
斯鄉者三四月無一識之顧盼予者一衣一鉢到處



任天然耳獨有小野某氏待予者太厚矣是憐予生  
 涯之破也。只恨無卑猥之報厚恩可柰之何哉於是  
 竊借夫子不知不愠之一語賦小詩以呈小野氏閣  
 下非日能之供一莞云  
 坐窺今古誦陳編富貴如雲日幾迂人不知吾何愠  
 存一衣一鉢任天然

送雲叔禪師之內浦詩序

周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伊川先生解其義  
 云天下之悅不可極惟朋友講習雖過悅無害蓋取  
 互有滋益之象夫朋友也者講習以道益明故止事

物之當然討論以德日進故至義理之精微若非朋  
 友何以能之乎。以此觀之則不可一日無朋友矣夫  
 子亦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豈不以朋友講習  
 為緊要乎。予之於雲叔翁齡後者一十年若直林  
 朋友恐有躡等之名矣。熟按趙宋之時有稱耆英會  
 者諸老嘉齡或八十或九十獨有涑水先生年六十  
 餘其締交者不以年之先後避焉。然則予與翁取朋  
 友之交義亦有何妨乎。况復素為法門之昆弟而二  
 十年之交義親於骨肉之親中誠所同物不得而間  
 之其堅雖曰通金石冒水火無所不能入豈止膠漆



之堅耳。且又視世之驅比之情者，以私意苟合，一旦忿怒忽起，因之有間隙者，予之與翁所不取也。只恨非逢難期，而東漂西泊，同席者稍少。是僉世事之所為也。豈復遊之乎？予頃以事寓此地，翁亦住此山，憐予之無枝可依，翁分半間使予居之。涼雨之窓，新月之扉，頃更之間，十往來，講習討論，不為少矣。不亦說乎？不幾而翁又欲為江湖之遊，其發軔在中秋之前日，所憶者不同席而共賞佳月矣。感懷不已，賦拙詩一章，代折柳之曲云：

世上乖離少，合歡無人，不道會盟難。來宵縱有十分

月，君去窓中唯獨看。

**四** 悼熊岳茂公禪定門詩并序

熊岳茂公者，本國和別人也。以勇名聞於諸侯，大相國征我朝鮮以來，仕我。鳴津氏者，年尚矣。鳴津氏素以好武勇公之勇名赫赫然也。人偃其威，風望其餘光者，不可勝數矣。我聞勇有二也。所謂就死也，敢為也。往稽心復銳心卒然而臨三軍，不驚勇往直前，無少畏縮者，所謂敢為也。患難變故之際，理不當生，則無苟求生，理當死，則慷慨以赴之，有殺身以安吾心者，所謂就死也。二者，人所不能，而公所獨



能也。孔夫子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益夫子亦曰：生與義，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也。聖賢之論，勇論義者，所以寒後生懦弱者之膽也。已亥初夏以來，我鳴津氏有事于國，之莊內，莊內不降，至鵬之初八，莊內使伏兵與吾軍挑戰，公見吾軍將有敗績，武勇有餘，只與坐而見敗績，不若入伏兵之中，一揮以全吾軍，馳馬與伏兵戰者，數刻時，時耶命耶，終結子路之纓矣。吾軍全師而歸者，公之勇力也。於是公之有敢為就死之勇者，人益信之，欽服以嘆傷焉。公平素與小野某氏為知己，予亦識公者。

非一日，一日小野氏扣予之茅齋，語公之勇氣，未敢不流涕，予不覺濕袈裟矣。因賦小詩一章，以代挽詞云。

寒垣草木武威加，豈計今令蜀婦髮。身後功名何所似，寒梅吐玉點無瑕。

棹廣濟浙際禪師詩

泰山浙際禪師以詩鳴于時者尚矣。大凡風花雪月之有雅興也，水竹雲山之有佳趣也，併以置之吟玩之中，是故起居賦詩談笑賦詩，未嘗造顛不必於詩也。常有片言半語，則人皆爭而誦之，其得譽於當世。



者可勝言哉。予素雖不辭詩。禪師之熟於詩者。誠能知之。是歲慶長甲辰初夏。入洛。隸止輦寺。蓋欲遂文章瑞世之志也。漸當秋之將晚。功成名遂。而將馳晝遊之錦。艤舟於津陽。得半帆之清風者。三日。於播別一浦。忽竊作李太白汗漫之遊。嗚呼。今年歲在辰。哲人云。善所謂泰山亦頽者乎。於是識與不識。無不掩泣。就中泣下最多者。伊勢氏貞昌公也。公平素與禪師講交者。猶如退之之於文。暢樂天之於如。滿其泣之最多者。不亦宜乎。今也禪師之短命。不特宗門之不幸。又國家之不幸也。予亦同系之徒。豈無淚乎。因

裁小詩一章。以呈貞昌公。謹致追悼之義云。

歲在龍蛇。失此賢。豈圖淚雨灑燈前。幾回嘆惜。屈其指。四十遺來。纔二年。

謝人惠木山菖蒲詩并序

菖蒲之為靈。昭昭也。見於本草。詠於周詩。雜出於諸子百家之書。一名昌歆。又名昌陽。相傳一寸而九節者。最靈。服之使人長生。安期生登仙之後。空留兩鳥而護。詭秦皇者。是也。漢武登嵩岳。遇一仙人曰。吾聞中岳菖蒲。一寸九節。服之可長生。言訖不見。帝顧待臣曰。彼必岳神耳。時有王真者。聞之。採服不息。遂得



長生豈非菖蒲之有靈乎。厥後梁太祖后張氏嘗於  
室內獨見菖蒲有花侍者不見之。后曰吾聞見者當  
富貴因取而吞之。是月產梁武帝。武帝雖非克終之  
主。天監之世時和年豐。四境無事。是亦此本之靈也  
乎。屈原被讒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作離騷經。以衆草  
比讒人。獨不言菖蒲者。以有君子之德也。非實遺之  
也。八不諱之義也。有宋之時。疊山謝氏作歌。託物引  
喻者不一。其瘦者比台嶠五百之羅漢。休糧絕粒。其  
清者比孔門三千之弟子。學禮講詩。其勁者如義士  
之磨青真。其嫩者如童女之携玉杖。其愛重者如此。

沉復合千花萬草為一。何敢與此本爭高名乎。熟讀  
疊山之歌。見古詩人之博物比與之為精矣。  
隅列擁護八幡正宮之境内。有守廟者數十人。其中  
有綾氏助秀者。世守原口。為時宿老。宿老於少之時  
有游觀廣覽之志。秣其鞋兒。携其杖子者。有年矣。我  
日本五畿七道名山佳境無處而不印足跡矣。是故  
有拔俗之標。出塵之想。非世之張三李四之徒。坐井  
而觀天。曰天外者之比也。素為愛山水。取千年古木  
久卧而生蘚。暈者手挿菖苗。且暮沃之。既經歲月。其  
葉青青。無冬夏之變。於是古木回巖。其勢似威蓬瀛。



觀者無不蟬蛻於濁穢之中。老坡所藏之仇池石乎。李正臣所蓄之壺中九華乎。豈可以優劣而論之哉。比來使一价惠此木山於予。予自得之喜而不寐。且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夜則移於涓涓澗水之下。晝則置於明明几案之間。趙璧未以為重。隋珠未以為貴。何賜如之。因記所聞之一二事實。且復副以村吟一章。聊謝厚意云。

勁如義士。嫩如妍九節。靈根年幾千。此木更無塵俗氣。蓬萊山上遇群仙。

**單**

送達公禪師歸熊嶽舊梓詩并序

山之鳴於陸隈者。其名曰熊嶽。字堂和尚草創一宇。精廬以來。的的相承。而晨鐘暮鼓。晝誦夜禪。勤而不忘。可謂塵外佳境矣。我雖未印足跡。殆知其山之為靈也。曩昔西天圓覺大師觀東土有大乘根器。不遠千里而來。草創少林之寺。於熊峯九年。面壁。是亦非符二株。嫩桂久昌昌之識者乎。自是以還。或稱五家。或稱七宗。王宮國都。以及閭巷。無不有其道矣。我日本亦然。千光祖師立濟宗於東京。道元禪師起洞宗於北越。然後關之東西。千泐萬流。流而不止。想夫震且之熊峯。陸陽之熊嶽。易地皆然。其名之同者。



誠自然之理也。我聞字堂和尚北越五派之一。而  
太源禪師之的的也。今續其燈者。達公禪師其人  
也。禪師之為人。質直好學。恬澹寡言。熊嶽門下稱  
之曰棟梁材。觀其志。而其行可知也。是歲丁未之夏  
予為二三童蒙。就于時習之齋。漫誦論語。於是禪師  
敲予之室。求陪其席。予即開戶迎接。夏秋之交。留滯  
者殆百餘日。膏油繼晷。孳孳勤矣。顧予蚤歲從師學  
道。未至夫可中道而廢。不得升堂。况其室乎。中年以  
降。曲肱於陋巷。寄跡於蓬茨。擇不處仁。久疏穎泓者。  
匪翅若炭冰之不同其處矣。今也歲踰知命。皓首禿

鬢。老眼亦不明。其所說者。章句訓詁之末耳。豈復愜  
禪師之素懷乎哉。然而感其志之不淺也。不得杜口。  
胡說亂道。徒喧人耳而已。今也功成。將旋熊嶽。因賦  
野詩奉餞。其行云  
山寺元無塵世勞。始知物外有英豪。若令學者仰公  
德。泰嶽却低熊嶽高。  
呈日秀上人三十三回忌法筵詩  
上人日秀者。水雲之僧。而密宗之徒也。好修善因。不  
慕榮利。自少有游觀廣覽之知。至老無因。仍苟且之  
怠。是故扶桑六十餘列。古佛之巍巍者。靈神之昭昭



者或山之佳也。或境之勝也。蓋莫不行而觀焉。天下  
佳勝悉在上人杖履之中矣。加焉遠至中山之國。新  
創淨刹。偶入一乘之院。嚴建佛塔。且復有離婁之明  
公。輸子之巧。能彫刻諸天諸佛之尊容。容顏甚奇妙  
也。其衆色交映。莊嚴光飾者。不知其幾多矣。漸逾者  
年在。隅列八幡正宮。傍一之梵廬。於是乎。弟  
子彌衆矣。先是天正乙亥佛成道之日。世緣未盡。深  
入禪定。其意在戒世人之欲其生。而不解其惑者。而  
已。其苟難之行。非人之所得而可致及者。也是歲丁  
未九月初八。正護寺宰賴喜法印。願修善報。大設

齋會。予亦蒙嘉招。陪其法筵。因賦一詩。呈法印座下。  
云  
東西到處創名藍。多少昏迷要指南。自出凡塵入禪  
定。年光三十又加三。

勉學詩

孔夫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至哉言也。蓋學  
之為術。溫故知新。則所學者在我。於為人師乎。何有  
師也者。所以解其疑。辨其惑者也。若夫不溫故知新。  
則何敢當其名乎。爰有姓中江。而以鶴為名。以松為  
字者。歲垂志學。其為人。性閑而寡言。才美而未學。



是故老親某公使之子投予之小室學小學之書予  
 即許諾爾來使之坐於几案之下而誨之日夫學以  
 時習而熟業以日遠而荒想夫十室之邑才之羨者  
 不為寡矣勤而成其才者或寡矣不患其無早得唯  
 患勤之不至矣之子聞之外雖似勤之內有未至者  
 雖讀數卷書未至南容之三復雖揮一秃筆何窺右  
 軍之十襲其懶惰之無匹者可勝言哉然則老親之  
 使之子投予之室與予之許諾於老親者俱化為有  
 去而子之才不成者其罪為在予乎為在老親乎且  
 復時時見白雲孤飛起歸歛之嘆若是憶仁傑之孝

養則猶可也少為內荒外荒則不可也有其歸歛之  
 嘆者我未知其所由矣若是則雖曰有才之羨不足  
 觀也已今之子雖在予之小室而心在我之故里所  
 謂一日暑之十日寒之者乎唐韓吏部戒其子以學  
 與不學者之一為公一為卒之事子其勉之勿半途  
 而止勿中道而廢嚮之所謂可以為師者今非謂之  
 子之子才異日若成之則必可以為入師予之所期  
 所祝在茲而已野詩以摠情素云  
 勤則知新怠則迷為公為卒備膏泥寸陰尺璧莫輕  
 擲須學南容復白圭



【五十一】 記野僧行李詩序

愚本生於貧士之家。長於九俗之里。常衣縑袍。之破而不復。夢見絺綌之涼。及其壯也。不知慮事。有豫之義。故著暑衣於隆冬。衣寒衣於盛夏。加焉不脫。細軟之服。漫入塵市。更著垢膩之衣。恣上佛殿。且復東西馳走。矜嵬辛苦。動卒其歲矣。昔者周公賦七月之詩。預備乎田乘之事矣。愚竊雖聞此義。其下愚之不移者。豈復為何如哉。今也愚年過半百者。僅四五廢學。倦文逸居。終日未嘗一修其家業。況於其學。為入之道乎哉。懶眠高卧之外。輿二時粥飯而已。默顧愚之

生涯。雖非邊韶五經之笥。日鼓便便之腹。每移李程八軌之晷。時添懶懶之眠。愚不能思此。不此其類矣。嗚呼。後學之輩。使若愚懶涯者。可如愚。愚莫以遠之不爾。則從其愚者。如下。懶舟然。勿懈于心。可也。十一時中。夢覺稀學之。不講事皆非。可憐吾輩。異其曲。夏著寒衣。冬暑衣。風未恒。分世。下。恭。是。人。之。八。再。用。前。韻。以。呈。法。輪。恭。畏。講。師。洛之西嶺法輪教寺者。道昌僧都行道之地也。今主於其寺者。恭畏講師其人。也。近歲以事寓止於薩隅之地者。一兩回矣。曩昔道昌僧都於少之時。遍遊諸



方錯綜諸宗。我朝貞觀年中。傑為三會。講師後擢為  
僧都。千歲以筆之於書。其德盛業大者。不言而可知  
也。今也恭畏講師。亦到。颯啓密講之席。四來受其業  
者。不知幾多少。嗚呼。講師今住道昌之寺。酌仁海之  
流。道昌之德。仁海之風。未墜於地。在一恭畏人之化  
之者。不亦宜哉。去秋見枉高駕於弊寺。倒衣迎接。寔  
不意之邂逅也。於斯之時。予心綴卑詩以謝焉。然而  
口未敢言。講師歸駕之後。記之草藁。卷而懷之。懷之  
者。非曰秘之所愧。俚語之出於內。而恐醜聲之顯於  
外也。頃復訪予。閑談移晷。於是書之片紙。以供一莞。

疇昔之夜。示以和詩。予珍戴誦之。不覺齒牙之先香  
肌骨之更清。歡拈之餘。再用前韻奉嘉。講師道德之  
有成云。

匪啻慧光推日輪。又看詩律轉洪鈞。斯翁胸宇濶多  
少。容五須彌僅作塵。

和天叟禪翁詩

是歲壬子七月既望。偶解后於天叟和尚於虜府。聞  
昔和尚視篆於球陽。大僧錄司圓覺精廬者。十餘年  
矣。已酉之春。球陽有駭屑之事。國主亦有出亡之憂。  
於是公卿士庶亦無一而不失其所矣。庚戌之夏。



和尚亦遠航於日域。在攝列大坂城城主

秀賴尊君聞和尚之為人。而有接遇之禮者。匪翅一  
日。當其告歸也。尊君餽之兼金。餽之新衣。蓋行者必  
以贖之義也。和尚何為不受乎。其交也以道。其餽也  
以道。畫錦之榮。何以加焉。今也和尚在薩列。覺府待  
一帆之風者。一兩月矣。維時三秋。秋風自西。風之自  
北者。在三冬之時。想是和尚之錦旋。在十月霜葉之  
時乎。一日見少年之奏樂者。賦二篇詩以贈焉。且復  
自為此詩。以示予。其意在督拙和。予素不學詩。雖然  
於少之時也。與眾人唱和者有矣。今也老懶衰情。炭

氷於風雅者。不知幾多歲矣。和尚之命。豈可逃乎。因

搜枯腸。借其芳韻。以頌奉賀。錦旋之榮云

故國無心赴海涯。海涯千里自閑邪。為翁頃。襲畫遊

錦。十月霜楓。二月花

避得風流時世。拙閑談有味。豈應忘公詩。今合軒轅

律。字字不慙。由舊章

**五** 乙卯五月霖雨之中。在正興粉寺賦詩并序

予本日列合。淝南陽人也。幼而入於列之安國。一翁  
老師之室。隨待巾篋者。年尚矣。老師之導。二三子者  
靡一而不隨。其材器者。或有導之誦經者。或有導之



學書者或導之假字之字以其理之易通其事之易  
達也其教人者猶孔夫子之於諸弟子也各隨其材  
之高下成就後學以欲為世之用者也老師之導予  
者以記誦訓詁之學予受其命朝學大學論語之文  
暮檢廣韻玉篇之字是故頗知一大之為天土也之  
為地所謂記誦訓詁之學也斯學也所知有限有得  
於此而不得於彼徒費記誦之力未能辨其義理屢  
勤訓詁之學未能勤其并差譬如精衛之聚木石而  
欲填海布穀之勤種播而頻呼雨何哉其愚之太甚  
而其實之未至也若夫鳴於詞章之徒諳風花雪月

於吟裏容山川草木於胸中加之硯逐大海筆倒三  
江造次顛沛於詞章嬉笑怒罵於詞章者東西諸列  
肥馬輕裘安坐而食令人瞻望咨嗟者凡幾多人乎  
予今行年六十未知一非欲學夫詞章則耳已聾目  
已眊徒嘆其遲暮而已是歲慶長乙卯夏五以事候  
於惟新尊君霖雨連日雲霧推而不去偶來正興  
扮寺與一二殘僧話旧者三五日矣推枕軒裡聽雨  
賦三首漫興以述志之所之云  
鄉関千里喜生還至老羞吾剃髮斑富貴薰天皆外  
事獨繡黃卷對青山



五月風涼氣似秋。遠檐點滴暗生愁。一奴年老一奴幼。欲出肩輿不自由。少小遊無如境。佳遙思徃徃。秣芒鞋。近來漸覺吾衰甚。到處逢人說老涯。



寄樂師幡公詩并序

虎溪有一士。其名曰幡。京城樂官也。其為人。也技藝鳴時。高標出俗。聲容之盡美。蹈舞之中。節雖累百。樂師而無能及此。一士者。其徒十餘人。或奏之鼓。或吹之笛。或有正其衣冠者。或有捲其簾幕者。加之狂言綺語。之徒。緩歌慢舞。之輩。其藝不一。皆隨幡公之指。

麾者也。斯人之為樂也。雖曰京城繁華之地。而人人爭先而觀之。况於東西之邊地乎。是歲慶長乙卯秋七月。奏雅樂於王龍山下。公卿大夫。衆士庶民之群聚者。不知幾千人矣。予亦欲行而觀之。命其校子。秣其鞋兒。臨其將發也。或告予曰。今日之盛筵。無緇無素。皆當時執權之人也。是故武夫夾道。從者塞塗。人皆畏威而趨趨。附勢而僥倖。得其門者。或寡矣。今從翁者。僅一僧一僕。必為小吏罵。若是不可乎。予聞其言。而是之。曰。予本山林之士。不能駢肩於執權之人。與其行而悅於目。孰與止而無憂於心。即留其行矣。



嗚呼不行而觀斯盛事者予之不幸也因賦野詩以述老懷云

老來已覺去歡悰風月雖佳情更慵會得舞衫歌扇態我今閉戶識聲容

齒痛詩并序

古之能記歲時者之言曰一葉落而天下知秋予今學其語曰一齒落而身體知衰豈非天運自然之理乎大凡人之有老幼猶物之有榮枯豐草之綠縹者其色已變佳木之蒼龍者其葉已戰然後山川黃落異乎春夏之時矣其於人也亦然紅顏之為蒼顏黑

髮之為白髮貴人不會饒賤士不會鮮然後鶴髮鮐背又異乎總角垂髻之時矣予也行年六十老色之日上乎面懶惰之日加乎身且復牙齒之動搖者匪翅一二足歲秋之仲一牙將落一齒太痛及其痛時也湯藥不得飲之况於咬菜根乎所謂願中之物噬之不噍者乎予之所愧者塵勞未消諸妄未息每攤古書欲解其理常居陋巷欲送其窮何其謬哉維時積雨吹晴天朗氣清耿耿不寐因賦枕上吟一章以述老懷云

牙齒今年漸欲虧動搖妨食痛難治終宵不睡聽更



點二十五聲無一遺

和榮信二翁詩之序

榮信二翁者本關西人而江湖之一耆衲也丙辰二月不遠千里始一步於東關之地梯山航海遙來於西塞之極地其志大哉於是欲掛一錫而無一枝之可依欲學一經而無一師之可隨卸包笠於予弊廬者一兩月矣二翁各賦一詩述逆旅之懷且問予為學之一端予雖不當學者之名以其年之生於二翁之前以昔日所聞於老師者告之其之言曰有宋之時晦菴先生有謂云讀書之法有常而不懈心靜理

明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格哉言也予說之曰讀書之要貫穿經傳馳驅古今或有下帷而論習者或有不窺圓而精力不倦者其業之成非一朝一夕之故焚膏油以繼晷者所謂有常而不懈者也焚香默坐而手把經卷者所謂心靜理明者也雖讀聖賢之書徃徃從俗浮沈徇情縱欲不能自振者所謂徒誦五車者也晦菴讀書之法豈為無意乎大凡天下事理是與非而已不能分辨之則人各墮於一偏矣是亦非無常而惰者乎嗚呼書生而家積牙籤之三萬軸雖一一觸手以檢之不能時



復思繹浹洽於中則徒玩物喪志者也於學有何益乎大抵人之以學鳴世者以馳乎書林翔乎藝苑而為至矣是故筆誇瘦肥詞巧雕繪往往為人推重人孰惡此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何敢徇之於外乎哉魯仲連曰吾與富貴而諷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是世之貴道而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之所為也古今之事布在方策從與不從在其人而已今也二翁欲知濂洛閩關之學溫其所已聞見之故知其所未聞見之新新之理寓乎故之中者也然而資緣故習則不可也資緣則事不益決而瀆者再三終不

知其適從矣閩中張子曰義理有疑則濯去旧見以求新意可也自今以往手把一卷有常而不懈時時剗讀着之不覺有新得而意自足何為貪多乎且復人之能為人者上戴天下履地中亟心不欺之為用不欺之為用則非惟事於內外神而事我心神者豈復有二致乎况於事入乎不欺之用豈翅小補乎哉予觀夫二翁之為人穎悟神速而堅利之器也雖遇樹根之盤互木節之交錯必能治之不必半途而廢矣若然則雖曰周誥殷盤佶屈聱牙豈可不治之乎吾聞之書生之業專於考索者多傷於煩而失之不



及驚於虛遠者頗居於簡而失之太過是皆不能無其弊者也學要其中若其可取雖庸人孺子之言有所不廢若其不可取雖公卿大夫之言亦奚以為况俗儒記誦詞章之習乎二翁修德講學夙夜不怠不待我言能察此理矣若夫予之贅言無益於二翁二翁棄而如土者幸也曩昔東坡與穎濱在懷遠之驛對床誦韋蘇列之那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之詩兄弟相約早退今也二翁之對床者即二蘇之連壁也再用前詩之韻書以供一笑云  
吾伊聲靜戶深閑客舍十年冰燄艱燈火對床何所

蘇連壁出九間

傀儡子之詩序

夫木偶人之發機能踊躍者所由來者漸矣曩昔漢高帝為制服匈奴耀其軍容自特兵強單馬而進其志欲必吞匈奴先發兵於鴈門平城兵未盡到匈奴使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之山者殆乎七日高帝欲出無門使陳平為奇計陳平亦知帝之窮兵黷武而危其社稷也使畫土圖美女間道遣人遺匈奴妻閼氏閼氏素有妬忌之情因茲深疑單于之貳於我矣且復陳平造木偶人自運機關者使之舞於



埤間於是闕氏畏奪已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  
神靈得其土地不得有之丁此之時單于開其一角  
高帝幸得生還然則木偶人之戲非無其計向若無  
此戲高帝作匈奴一杯之土何開四百年之天下乎  
一偶人之有其功者靡狝狝之百萬者不亦大乎顏  
氏家訓亦有謂云古有郭氏之葉滑稽而駭人視聽  
者其頭病禿矣後人造木偶之頭禿者呼為郭禿是  
亦古今之美談也是歲元和丙辰之夏有傀儡子之  
作戲言戲動者乘馬從徒來而徘徊於我薩列矣匪  
嘗有才偶之面目機發而太似人而已主客相搏兵

刃伏戶流血漂鹵立有興廢而使人嗟傷者不可勝  
言加之有一老婆之彰我君之隱者有一幼女之救  
我主之命者何哉老婆幼女之冰炭其心者若是其  
太甚乎是亦命之所致也一傀儡之藝誰敢稱述之  
乎觀者駢肩累跡無不熒惑之聳動之矣予也老懶  
衰憊脚疲而不得到於戲舞之場因賦野詩三章以  
寄欲往觀者之如予之跛脚而不得往者供一莞云  
託名傀儡有諸郎弄假弄真成幾行空作昂藏無別  
事兵家勝敗使人傷  
刻木牽絲西復東運籌帷幄策何功悲歡惟在刹那



真戲舞瞞人郭亮翁

興亡細說淚潛潛。白髮紅顏舞袖斑。老去深羞一無  
藝全輸木偶。運機關。

五九 感懷二首 并序

大凡人生於天地之間者不能無其業。人人勤其業  
而正之。有道者是謂之學。農學為圃。商學殖貨。皆不  
能無其學。為士者之學。各學其道。道也者。男女上下  
各異其道。所謂人倫日用之所為也。譬諸草木。區以  
別矣。是故為臣知其事。君為子知其事。親弟子而知  
其順。師友兄弟而知其分。先後皆莫不勤其事業矣。

斯學也。不求聞達。聞達自至。孔夫子曰。學也。祿在其  
中矣。然而祿之及之。與不及者。天也。豈可如之何哉。  
學之。以俟其時。時若不至。君子不憂之。是故生則以  
順事人。而行其所無事。死則遺俗流風。猶在存者。十  
目不能視。而誅之。十手不能指。而議之。其所遺於世  
者。見思於人而已。是之謂為己之學。斯學也。不求於  
外。而其聲名及於遠者。太者也。所謂為人之學。學  
業太然。而以見知於人。為事矣。常徇利名。每誇富貴。  
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其行或過高。而少誠實。或汚下  
而多卑陋。欲求聲譽。譽聲却少。醜聲益多。其所遺於



世者見惡於人而已斯學也求名於外而其醜聲獨  
露於近者小者者也豈復有流芳於末年乎哉前廣  
濟雪岑和尚生於府君親族之家譜學於相國仁如  
之會裡嬉笑聯句怒罵聯句誦經於是說禪於是八  
十餘年口不絕吟手無廢卷定山稠廣之中在四十  
餘負之僧徒鳴其文學者二十餘負人人懷集句之  
略韻抄古來聯句剽掠借竊爲工誇人不知我之所  
以自裁之是故不誦三昧之詩不學四書之義况復  
四庫之典籍乎偶題一句則不本於唐宋諸賢之詩  
偏本於我雪岑師翁之語以之誇一時榮一鄉有波

此浮名及之遠乎今問其僧輩之行季則有續他汎  
脉鳴於一時而今復化爲有去者又有以庸醫之術  
惑世誣民鋪口四方者或有離群而還俗者或有辭  
世而爲鬼者今住人間者殘僧僅一二人而已雪岑  
和尚之遺風殆乎泯盡矣嗚呼時乎命乎此地之叢  
社逐日凋零可如之何哉是歲元和丁巳暮春予偶  
隨太守家父尊君之太旆路過伊川見定山之不  
如古昔也賦戲吟二章聊述旅困之老懷云  
昔時廣濟雪岑徒飾外虛中年已徂三十餘僧懷略  
韻誨人文學一人無



除却松杉無法音定山遺跡更難尋  
昔羞列諸徒侍雪岑

卒

答貞昌公詩

日本京師者風流文物之所萃而海內才士之所都也。是故東西之人濡目於富貴之鄉潤於身德義之澤盛乎哉。是歲秋七月家父尊者朝觀之次有書日三接而九迂其官者豈以不為榮哉於此時也貞昌公從家父尊者之大旆而在京師者一兩月矣。貞昌公之為人氣質貞正稟性自然也。事君以忠信是故狹偽者獻其誠行已以篤敬是故暴慢者致

其恭是皆非由講學而然所謂不期而然者也。一日有軍將之扣門者出而誰何之則貞昌公自京師而遙傳言於舍卒行人之書信也。拜視之則訪予之安否之文辭而副以一詩。詩非予之所解卷而懷之者非止一日若不和之恐有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之謂乎。綴野詩二章奉攀高韻云  
悠久心交豈有疆何圖千里誦詩章  
嗟君西出陽關後此地無人遊醉鄉  
羨譽芳聲聞四疆對君羞我不成章  
若知畫錦為浮飾楓未紅時歸故鄉



論學本為執業姑賦以詩賦是為學之末也

南浦文集卷之中終

終此出無人茲願吸

亦入以交蓋本在學何圖十里隨書章教者四出

隨筆隨彈指二真善惡高麗云之

非此下遺法不味之惡在信及之而不

否之衣精而偏及一書藉味之衣翰卷而

書翰言氣會卒行人之書言也

亦單珠之味門黃日而無所之

亦未及習非由請學而然



